

大流氓

雪米莉 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某跨国商业集团高级工程师易楚掌握着该集团核心商业机密，国际恐怖集团为此不惜重金企图收买他而取得商业情报，以达到吞并该集团的目的，但多次努力均遭易楚拒绝。于是，恐怖集团设计绑架了易楚及其妻子，动用各种手段对其威逼利诱，并对其妻施以野兽般的性虐待，易楚坚不吐实，该组织无奈将其囚于一座秘密据点，跨国商业集团也因害怕造成世界商业恐慌而不敢采取营救行动。

易楚妻子的旧日相好，现已成为黑白两道闻名的超级大流氓胡科，为续前情，同新女伴申荷一道动用一切流氓手段营救易楚夫妇，并乔装绑架了恐怖组织头目的女儿，于是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流氓大战拉开了帷幕……

本篇佳构作者以刚柔并济的笔法写成，情节曲折奥妙，文笔潇洒，处处动人心魄，字字感人肺腑；感性强的读者，尤不可错失！

目 录

第一章	拒重金	祸从天降
第二章	保机密	夫妻受虐
第三章	续旧情	流氓出马
第四章	乔装扮	夜掳人质
第五章	谈条件	互不相让
第六章	显手段	狼烟四起
第七章	血雨飞	直捣黄龙
第八章	皆欢喜	云消雾散

第一章 拒重金 祸从天降

胡科是向来都欢迎美丽的女郎来找他的，不过，这个女郎，还有一个英俊的青年开着一部豪华跑车在外面等着她，这又使他感到不是味道了。

那个女郎还没有下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，因此，那个开跑车的青年男人虽然把车子停得远远的，也还是逃不过他的注意。

那个女郎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胡科先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胡科说：“有什么指教呢？”

“我姓申，”她又说道：“申荷。”

“申小姐，”胡科说：“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”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申荷问。

“请进来吧！”胡科说。

她进来了，四面望望，说道：“胡先生，你正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家庭计划委员会之类来做访问的吗？”胡科说：“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我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儿女。”

她脸上的微笑，显出她是不大高兴他这样轻薄的语句。她说：“我只是奇怪你正在干什么，因为你是正在做着

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”

胡科正在做的事情，也的确是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心的，因为他的家中一片凌乱。他说：“我正在砌模型。”

“正在——砌模型？”申荷皱起眉头说。

“这是一部法拉利跑车的模型，”胡科指点着说道：“你看，我是用木头把零件一片一片雕好，成为外壳，最后再加上打磨及油漆，至于内藏的机器，我则是全用金属制成的。”他打开一张蓝图给她看，这件工作使他的地板上散满了工具及碎片。

“噢！”申荷说：“这是孩子时玩意，”

“这不是孩子的玩意”，胡科说：“这是女人不明白的男人的玩意，不过，假如你想玩一种女人也懂得的大人的玩意，我也是可以奉陪的。”

“胡先生，”申荷说：“你可以正经一点吗？”

“很好，”胡科说：“你要正经，那我们就正经好了，你想谈一些什么正经的事情？”

“你认识一个叫易楚的人吗？”申荷问。

“是听过这个名字的。”胡科说。

“可以供应我们一些情报吗？”申荷问。

“恐怕不能了，”胡科说：“我对这个人所知不多。”现在，胡科忽然完全失去了开玩笑的心情了。

“但是你是他的好朋友。”申荷说道。

“是谁告诉你的？”胡科问。

“是我们的资料显示的。”申荷说道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胡科问。

“惠济基金会。”申荷说。

“你是来筹款的吗？”胡科问。

“我们惠济基金会不筹款的。”申荷说：“我们只是花钱。”

“哦，”胡科说：“你是说，你们愿意花钱购买有关易楚的情报。”

“假如是合理的价钱。”申荷说。

“为了什么呢？”胡科问。

“你不知道我们惠济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吗？”申荷问。

“我所知道的基金会，多数是在股票市场上骗钱的，”胡科说：“不过，也有些是做科学研究的。”

“我想知道的是，”申荷说：“关于易楚的另外一些详细资料，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，但是监狱方面所存的资料不够详细。”

“我问你为什么，”胡科说：“你对易楚的资料要知道得更详细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法律是公正的，”申荷说：“我希望弄清楚他还有多少罪行。”

“他现在是在监狱里，”胡科说：“他给判了多久？”

“终身监禁。”申荷说。

“那你还研究些什么呢？”胡科说：“他反正是出不来了。”

“法律是公正的，”申荷说：“虽然他已经是在服刑，还是要弄清楚。他可能行为良好，十几年后就放出来了，终生监禁通常不是终生监禁的。”

胡科拿起一件金属的零件来，放在一只金属的夹子上，扭动螺丝，将之夹紧了，然后用一只小锤去锤。

他说：“他坐牢的那个地方，似乎不是只要行为良好就可以早些出来的。你可以行为很差，但是，假如你出得起钱的话，你就也会被视为行为良好了。”

“这是另一件事，”申荷说：“我们需要搜集多一些证据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。”胡科停一停，把那件金属的零件取了下来，举起迎着窗口的光线看。

“你是他的好朋友，”申荷说：“你不可能没有什么情报供应的。”

“你真是妙，”胡科说：“你找到一个人的好朋友，叫他供应资料，使这个人在监狱里永不超生。”

“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有价钱的，”申荷说：“只要价钱是合理的，有什么不可以出卖呢？你开一个你认为是合理的价钱，假如我们也认为是合理的，就可以成交了。”

“真可惜。”胡科说着，放下那零件，取起一把雕刻刀，他的手一闪，雕刻刀就不见了，而墙壁上“托”的一声，那把刀已刺中了墙上挂着的泳装美女日历，插在那里。

“今天是五号。”胡科说。

他的雕刻刀，也是正刺在五号的上面，那些日期的数目原是有一部份印到了日历中那个泳装美女的身上的，而胡科这雕刻刀就是同时刺中了美女的腹部。

他又叹了一口气：“真可惜。”

“什么真可惜？”申荷问。

“那么美的女人，”胡科说：“却给一把刀子这样刺中在肚子。”他又抓起一把刀子掷出去，这一次却是刺中了日历上那人美女的脸部。他又说：“你看，她是死定了的，但是假如她是真人的话，也许她不担心自己会死，而是担心自己面貌会不会受到破坏，你是女人，你一定也很明白这种心理的。”

“胡先生，”申荷说：“我们刚才是在讨论着易楚的事情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”胡科说道：“我已经对你讲过了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的了。”

“我们是出得起很多钱的，”申荷说：“你开出一个价钱吧，有价值的情报，我们是不会嫌贵的。”

“你留下一个电话吧，”胡科说：“我考虑一下，也许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他收拾着那些雕刻刀。

申荷打开手袋说：“我留下一张名片吧。”

就在此时，胡科忽然执住她的手臂，把她一拉拉到怀中，手上一把锋利的雕刻刀就一抵抵住了她的喉咙，而在同一的时间，他用脚一撑，撑中了一张圆形的坐几，这张坐几的脚是装了四只轮子的，给他这样一撑，这坐几便象车子似的向前滑去。

原来有一个男人从走廊里出来，手上拿着枪。他一出来，这坐几就碰到了他的膝上，他大叫一声，狼狈地向前仆，翻过了坐几，翻了一个筋斗而仆在地上，枪也丢了。

胡科在他能够起身之前，已从申荷的手袋中取出一把

枪。

申荷说从手袋中拿出来一张名片，实在可能就是要把这枪拿出来的，但是胡科把她的计划全部破坏了，连同屋后潜进来接应的人亦给他击倒，假如不是有人潜进走廊而先被胡科发觉，申荷倒是可能取枪成功的。

胡科手中的枪指着地上那人，而手中的雕刻刀则是抵着申荷的颈子，喝道：“你们两个都不要动！”

他们两个果然都不敢动了。

申荷没有给他捉得很紧，但是雕刻刀是那么锋利，假如她妄动的话，喉咙就很容易被割破，而假如她要跳开的话，胡科拿着的枪也是不会放过她。

胡科说：“你，你不要乱来，离开你的枪远一点。”

那人只好小心地爬开一些，一面说：“你——请你不要乱来。”

“你不乱来我也不乱来。”胡科说。

申荷说：“你这样也是没有用的，你是逃不了的。”

“现在随时可能死掉的是你。”胡科说。

不过，申荷所说的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因为，每一个窗口都忽然出现了一个枪手，半露身子，枪则是伸进了窗口里来。

胡科把申荷按低一些，使她蹲下来。于是他们就可以受到那张桌子的保护——其实是胡科受到保护，胡科的背后是墙角，没有危险。

那个冲出走廊而跌倒的枪手说：“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没有机会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胡科说：“但是你们两个也是没有机会的，我会带走你们，我一扳枪机，你的头上就会开一个洞，而我的刀子一动，这位小姐的喉咙就会破掉死了。”

“我们……”申荷呐呐着说：“不过要跟你谈谈罢了。”

“我不喜欢你们的谈话方式，”胡科说：“现在听着，我要窗口的人全部不见，以说明你们的诚意。”

“你们……先离开吧！”申荷只好吩咐。

窗口那些人都不见了。

地上那个人说：“我呢？”

“你留在这里，”胡科说：“你过去替我把窗帘都拉上。”

那人也只好听从胡科的吩咐，爬起身来，过去把窗帘拉拢了，这样，那些出现在窗口的人假如要再来，也暂时无计可施了。

胡科说：“申小姐，原来你是首领，但是你却领导无方了。”

“我是没有恶意的，”申荷说：“我不过是要向你问一些情报罢了”。

“用这样多的人？”胡科冷笑：“你们好象是一支军队要进攻我。”

“既然你不肯开价，”申荷说：“我们就只好用强硬一些的手段了，这叫先礼后兵。”

胡科放了她，过去把那人的枪也拾了起来，然后去打电话。

“你打什么电话？”申荷问。

“999！”胡科说：“你们是来行凶的。”

“你也不是那种会要求警察帮忙的人呀！”申荷说道。

“我也并不认为要求警察帮忙就是一种耻辱。”胡科说。

“我们……我们不可以好好地谈谈吗？”申荷说：“我们是来交易的，惊动到警察，实在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以后有机会再谈好了。”胡科冷笑。

他这个人，确实是不大喜欢向警方求助的，但是这一次的情形比较特别，申荷简直是带来了一支军队，而此外还有多少人，也是很难预料。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最好还是找警察来解围。

他打了那个电话，申荷也不再出声了，因为电话已经打了出去，就是无法挽回的。

很快，警车声就自远而来。

不论申荷有多少枪手在外面，他们都是不可能与警察对峙的，因此警察一来，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走为上着，于是，当警察入屋的时候，就只是找到申荷和那个不能离开的枪手。

警察局里胡科是认识很多人的，其中一个就是沈华探长。

沈华探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相信你，胡科，假如她不是带了许多人来，你会向我求助吗？但是捉不到人，不能证明。”

“这个女人，”胡科说：“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这个要问她的律师才知道了，”沈探长说：“她和她的

搭档已经给保了出去。”

“保了出去？”胡科说：“他们是拿着枪闯进来，对我恶意行凶的。”

“你也不能证明他们恶意行凶，”沈探长说：“当警察到达时，是你拿枪把他们指着，而他们受到了殴打，那个男的，小腿上给撞得瘀了。”

“难道我应该先让他们打一顿才能说明吗？”胡科气急地道。

“讲法律，就是如此的了。”沈探长说：“也许你不习惯讲法律，所以你不明白。”

“那么他们的枪呢？”胡科问。

“是领有正式执照的，”沈探长说：“他们是以惠济基金会的保安人员身份领取的。”

“什么是惠济基金会？”胡科问道。

“我也没有听过，”沈探长说：“但是很有钱似乎是毫无疑问的，他们把本地最贵的律师也找来了，而且也有势力，我们有一位很高层的上司打过电话来，指导我们如何处理此事。”

“你的上司指导就是放他们走？”胡科问。

“大致的意思是客气一点。”沈探长说。

“是哪一位上司？”胡科问。

“这一点，恕我无可奉告。”

“呀，”胡科说：“你居然也被上司欺压了！”

“别用激将法。”沈探长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个小探长罢了，我有什么能力呢？上头下来的命令，我就是想反抗也

反抗不来的呀！”

“你就是把他们放走了。”胡科说。

“没什么理由可以把他们留着的。”沈探长说。

“妈的，”胡科说：“假如放了他们，他们不是又再来缠我吗？”

沈探长微笑：“你可以把他们再捉一次呀！”

胡科气急地看着他。

沈探长又微笑说：“你这个人，以前给别人的麻烦也够多了，现在，有人给你一些麻烦也是好的。”

“是呀，”胡科说：“你幸灾乐祸起来了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”

沈探长耸耸肩不做声，胡科这样讲，倒确实讲中了他的心事的，因为胡科这个人好管闲事，也常常惹麻烦，许多时候，他所惹的麻烦都是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，而他又肯对沈探长透露真相，使探长相当难办，虽然通常胡科仍是把功劳归于探长的。

沈探长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是可以派人保护你的，看在老朋友份上。”

“多谢你了，”胡科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你的上司不会叫你不放我吧？”

“老实讲，”沈探长吃吃笑着：“我是非常不赞成放你这种人自由外出，不过，你是投诉人，没有办法把你拘留的啊！”

“你很恨我，是吗？”胡科说：“你总是忘记了我对你的恩惠。”

“你可以走了！”沈探长说。

“你可以替我调查一下这个惠济基金会是搞什么鬼吗？”胡科问。

“可以，”沈探长说：“事实上我已经是在调查中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的上司会赞成你这样做。”胡科说。

“没有赞成，亦没有反对，”沈华探长说：“不过这只是我的私人兴趣，我现在只是在作着私人的调查罢了。”

“会把结果告诉我吗？”胡科问。

“可能的，”沈探长说。

胡科回到家时已经是夜晚，他的车子驶近时，却看见屋子里有灯光。

他不由得呻吟一声，因为这表示他的屋子里有人在。他是一个人住的，而暂时没有女朋友与他在一起，他离开屋子时又是未亮灯的，现在有灯光，也即是说有人擅入了他的屋中了。不过由于对方不是熄了灯在埋伏着，他相信他进去也是无碍的，于是他就进入屋中。

厅中却没有别人，他提高声音叫道：“喂，谁在这里？”

“是我！”申荷的声音回答。她的声音是来自浴室的方向。

胡科走进走廊，看见有些女人的衣物弃在地上，成为一条路，直通向浴室，最先是鞋子，然后是外面的衣服，再跟着就是里面的衣服。

到了浴室门口，就已经是最里面的衣服了。她身上看来不可能再穿着什么，除非她是另外带了一套衣服的。

而浴室的门是开着的。

胡科说：“你在那里面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以为我是在干什么？”申荷说着，浴室里同时又传出水声，看来她是正在洗澡。

“你占了我的浴室。”胡科说：“我还打算回来洗一个澡。”

“你进来呀！”申荷说：“你的浴室很够大，空位很多。”

“对不起，多谢了！”胡科说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申荷说：“我身上连衣服都没有。”

“我还没有看见你的手袋。”胡科说。

“我的手袋在厅中的沙发上。”申荷说：“我的枪也在里面。”

“你那许多男朋友们呢？”胡科问道。

“他们不是我的男朋友，”申荷说：“他们只是我的手
下。我不认为这一次我应该带他们一起来。”

“那你来干什么？”胡科问。

“谈！”申荷说：“你进来吧！”

“我在外面等你好了，”胡科说：“我不认为浴室是谈话的好地方！”

他回到厅中，坐下来。

过了一会，申荷出来了，她的身上没有衣服，不过她借用了胡科的一条大毛巾，围着身子的中段，而身子的中段，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部份，也是非礼勿视的部份。

胡科没有看她，他正低头弄着他的模型车。

申荷走到他的身边，一手搭在他的肩上：“怎么了？难

道你对模型车比对我更有兴趣？你可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我已经对你讲过了，”胡科说：“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。”

“你也对我讲过，”申荷说：“你可以教我一些大人的玩意。”

“你没有玩，”胡科说。

“那么，”申荷的手玩弄着他的头发道：“你以为我现在的装束是玩什么的呢？”

“玩美人计？”胡科说。

“人总有代价的呀，”申荷说：“钱你不要，女人你总是感兴趣的吧？我听说你是一位风流人物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假如我肯给你需要的情报，你就可以陪我上床吗？”胡科问。

“别讲得那么硬梆梆的吧，”申荷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在比较良好的气氛底下好好地谈谈。”

“好一个女人！”胡科说：“既可以领导一群杀手，一转头来，又可以成为个妓女。”

申荷的身子明显地一震，玩弄胡科头发的手一挥。

她这只温柔的手掌变得粗鲁起来了，向胡科的脸狠掴过来，但是她又一次败在胡科的手中，胡科及时执住了她这只手的手腕，而且胡科的手中还有一把雕刻刀，这雕刻刀的刀尖就按在她的脉门上。

胡科说：“假如你乱动，那你就流很多血了。”

“放我！”申荷咬牙切齿地说。

胡科放了手，她退开了。她裹在身上的那条毛巾，因

为这番动作也差点掉了下来，不过她及时扶住裹好了。

她退开，愤怒地说：“究竟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“我并没有要什么。”胡科说：“不是我找你，是你来找我的，你告诉我你要什么吧！”

“我已经告诉你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也已经告诉你了。”胡科说：“这件事情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！”

她转身走向走廊里，好象足球队似的踢她铺在地上的衣服，全都踢了进去，踢进胡科的睡房里，大力关上门。

不久，她再出来，已经把这些衣服穿好了，胡科则还是在弄他那模型车子。胡科说：“你没有偷走我房间里的什么东西吧？”

“你房里也没有什么可偷。”她说。

“对。”胡科说：“我这屋子，给你当公共厕所似的，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即使有什么可偷的东西，也早已给你偷掉了。假如你已经满意了的话，恕我不送了，你当然不会不知道门口是在什么地方。”

申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你这个人，侮辱人家，是没有止境的吗？”

“不是我请你来的。”胡科说：“什么侮辱，也是你自招的罢了！”

“我要跟你谈。”申荷说：“你谈不谈？”

“好吧。”胡科微笑，放下了他的模型车子，站起来，说：“到这边来吧！”

他把她领到厅子里没有那么凌乱的部份，那里有两张